

黑马

系列小说

一路狂奔

漆园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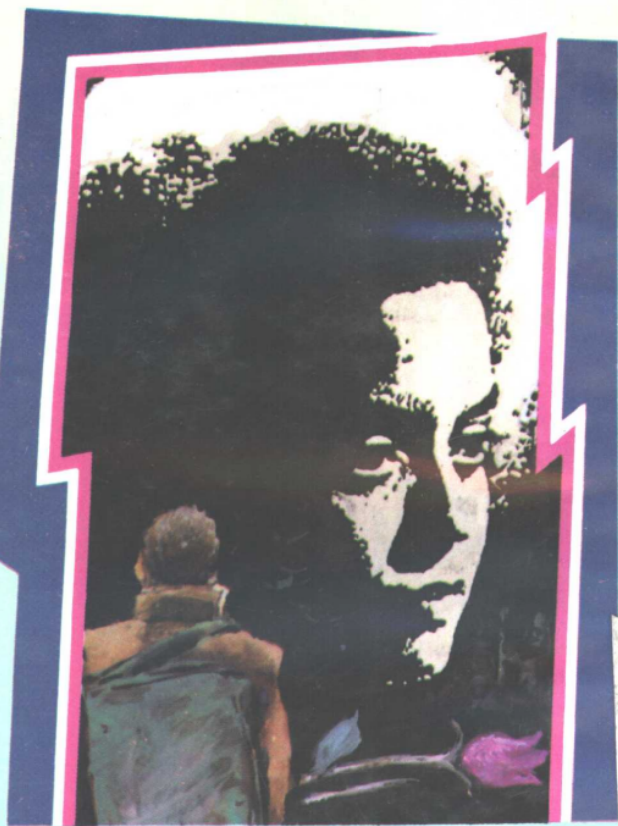
UANG BEN



重庆出版社



YILU KUANG BEN



ISBN 7-5366-3082-4



9 787536 630826 >

黑马系列小说

2247.5)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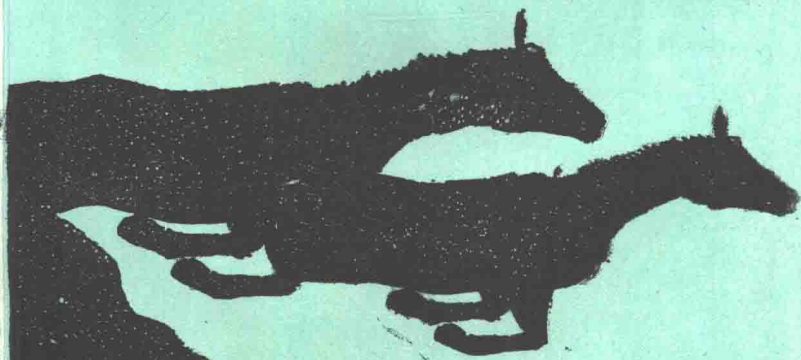
66209

一路狂奔

yilu
kuangben

漆园子 著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刘黎东

漆园子 著
一路狂奔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电力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4 字数 206 千
1994 年 11 月第一版 1994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5366-3082-4/I·556

定价:13.00 元

内 容 提 要

从农村进城的服装批发商周京平，以做 Y 货起家，成为朝天门批发市场的首富。为赢得他所向往的社会地位，他创立了三友公司并希望创名牌，但是没有出色的设计师；热爱服装设计的唐结，她的金顶针服装表演队在重庆金都夜总会表演她自己设计的艺术服装，而她的梦想是去北京办个人作品展，但办展览得有一大笔钱。于是有了周京平和唐结之间的纠葛。唐结的情人，画家黄辛木，多年来一直把重庆的旧城当作他绘画的母题，而旧城却正在被一点点拆掉。他心爱的女人正在被有钱的周京平一点点吸引过去，他想尽办法却终于看着爱情从手中滑落。

这是一场商业和文化的较量。黄辛木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艺术家，面对强大的房地产热对旧城的侵吞，面对经济实力雄厚的周京平，他都在力不从心地退却，而唐结作为一个设计纯艺术服装的设计师，面对强大的商业力量，她历尽心灵创伤，却走了一条中间路并获得了成功。

周京平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却有他自己的痛苦。由于早期残酷的原始积累，他采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将他的合伙人弄成了他的雇员。为此，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遭到报复，被他坑过的人联手用混有海洛因的香烟使他上瘾。为了戒毒他受尽折磨却一筹莫展。由于仇恨，他决定将曾经伤害过他的唐结连人带她的智慧一起据为己有，但在企图占有的过程中他却发觉自己已经深深爱上

了她。而唐结在此时也发觉,由于利益,由于成功在望,她也已经不能离开周。两个相互仇恨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并发觉他们相互需要,谁也离不开谁。最后,在周为唐结在北京办的展览上,周为掩人耳目在北京独自戒毒,却几乎精神崩溃而自杀。在最后一刻,唐结赶到了,送他到了医院。而在事业和感情上均遭失败的辛木此刻正要去深圳一家商业画廊,专画蓝天白云。事业得到成功的唐结才发觉,爱情已离她远去。

本书表现了在这个变革时代人的迷惘与挣扎,情爱与背叛,反映了文化与市场的较量,展示了浮躁而变化万千、绚丽迷眼的都市生活,对人在这个变革时代的处境作出了哲学意义上的思考。



作者简介

漆园子，原名刘凯娟。
女。汉族。1956年生于四川
重庆，祖籍湖北武昌。“文
革”时期初中毕业。自由撰稿
人。写诗，写小说，写报告文
学。曾在台湾《创世纪》发表
组诗《石之神》；曾在《红岩》
发表中篇小说《我乘着睡眠
之船漂向你》等等。现为四川
省作协巴金文学院合同作
家。

后来，我到北京去时，碰上周京平在王府饭店为唐结举办的个人服饰艺术晚会。唐结总算是如愿以偿了，脸上的表情却是一派云淡风轻，依旧是那种倦怠的笑，可那笑里又添了不尽的沧桑意味。她披着长发、穿着纱裙在北京的风中穿行，走进协和医院的病房，俯身看虚弱的周京平，帮他把正在打滴注的那只手放平，垫上一件温暖的羊毛衫。她对面容惨白的周京平说：“你会好起来的，‘心瘾难戒’这话并非放之四海的真理。公司也会好起来的，你给我办的个人作品展，实际上，为我们三友公司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作用。10万块钱，也许，你单单拿10万块钱来做广告还没这么好的效果呢，这真是个一举两得的事。而且，”她说，“有人从重庆来，说老发被公安局抓了。”

周京平猛地撑起身子：“不是说笑话吧？”

“哪能呢？”

“天不灭我！”周京平低低喊了一声就闭上眼睛：“是谁告发的这个毒品贩子？”

“据说是安小竹。我想，小竹拿了你10万元，作为补偿，她在临走前告发了那家伙，除掉了你的心头之患。看来，你这10万也没白丢。”

周京平不再说话。看得出来，安小竹这个名字使他伤心不已。

那天唐结告诉我，她的老板周京平，煞费苦心

跑到北京来戒毒，掩人耳目地把自己关在华源饭店的 301 房里，却仅仅坚持了一天半。在没有任何药物支持的情况下，他失去了自我控制，割破了手腕。

唐结把开水倒进一只空易拉罐里，撮起嘴吹了吹，放进一根吸管送到周京平的唇边。周京平喝下几口水，用微弱的声音说，他很高兴她终于不说“你们公司”而说“我们公司”了。他说，回到重庆以后，他要送一套 JBL 音箱给她，他认为那种牌子是目前世界上最霸道的了。

“JBL，可以吗？”他在等她的回答。

她却精神涣散地笑笑，觉得自己尚未说话就累了。

那天下午，我们站在北京的华源饭店第 17 层的窗前，也许是想到正在深圳某个画廊的流水线上画蓝天白云的辛木，唐结的神情就有些戚然。就在这时，我们对面的褐色大楼上，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像一大群飞鸟美丽地飘落下来了。立即，地面的人们骚动起来，疯狂地朝那些纸片扑去，滚滚向前的车流猛然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截断了，所有的窗口都探出了人头，喇叭声响成一片，那阵势有点像发生了地震。等我伏在窗口终于弄清那是一些 5 元 10 元的钞票时，最后一张也被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捡走了。

半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安小竹和正旗的那天，我在重庆的西郊也见到过这种壮观的场面。

那次是辛木给我找了一个活儿，他要我去采访他的大学同学老青。那家伙卖画起码卖出了几百万的资产——他也专画旧城。不过，他是专门画卖相好的行画。他把那些破破烂烂的房子画得温情脉脉，灯火通明，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那些据有记录性质的画，让那些海外游子们，在看到它时就会勾起缠绵的乡愁想起祖国的贫穷从而庆幸自己的优越处境。

我跟辛木约好下午4点在杨家坪电报大楼等。那天我怕堵车，吃了午饭就动身从报社出发，到了杨家坪才3点过1刻。我在书报亭买了一本《读者》，坐在建设电影院那一坡长长的石级上胡乱翻着，突然，我的身前身后喧哗起来。

一些人就像突然中邪一样口中发出一种非人的叫声：“钱！钱！”

另一些人却仿佛突然中风一般，大张着嘴就目瞪口呆了。

抬头一看，大把的钞票黑鸦一般从天而降，在我的头上纷纷扬扬，一大群人蜂拥着扑上去抢起来，街心的车也停下来。一张5元钞落在我的脚边，我顺手拾起来，对着破雾而出的太阳照照，是

真的！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想再捡一张，但那些面值不等的钞票即刻就被人们抢光了。只有树上的钞票像美丽的叶子一样，风都吹不下来。一些小孩爬上树去，奋力用树枝把它们往下掏。我正看得津津有味，一只手用力拍了下我的肩，把我吓了一跳。一看是辛木，便兴高采烈说：“你看，我也捡了一张！”

“看你这样子，5块钱就把你高兴得满脸放光！”

“你看到的已是尾声了。”

“尾声？”他的手一挥，“你看看。”

我回头一看，简直吓了一跳，整个杨家坪的车都停下了，无数的司机连车都不开了，探出头来东张西望。地上已见不到一张钞票了，可是兴奋到了狂乱地步的人们在指指点点，乱轰轰地议论着这事，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两句话：

撒钱。

城市英雄。

城市英雄。

撒钱。

我对辛木说：“把人民币拿来像传单一样乱撒是堕落而违反宪法的。法律明文规定：人民币不得随意践踏。而且，造成了大面积堵车，交通秩序混乱。接下来就应该是有关部门对他们的罚款。这

个世界大概是真的发疯了，这漫天乱舞的钞票正是这种疯狂的写照。”可是自称脑袋已经活泛起来的辛木说：“绝了！这家刚刚开张的城市英雄夜总会，仅仅花了 3000 块钱就为自己做了一个效果极佳的立体广告，再花 3000 块钱应付罚款，也值。这一招儿真他妈的绝，是哪个狗×的脑壳那么灵光想出的这个点子？”

那些天，全重庆人民都在争相传颂着伟大的“城市英雄”，他们大把撒钱的英雄壮举不知倾倒且羞煞了多少囊中羞涩的仁人志士。

那天下午采访完老青后，辛木说去那个撒钞票的夜总会看看刚找到工作的辛作。在莺歌燕舞的城市英雄歌厅里，安小竹穿着黑色晚礼服，在阴影里独自跳着迪斯高，她那表情让人感到心事重重像一个黑色的幽灵。而那个唱歌的正旗真让人着迷。可他的笑容，他那一身花里胡哨的打扮，以及整个身体语言都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在那过分明亮的眼睛映衬下，竟让人觉得他具有一种高贵与邪恶并行不悖的气质。

当这些事物都随着北京天空钞票的狂舞一起浮现，又随那钞票的跌落而消隐时，唐结已经调整好了情绪。她像所有高傲、矜持的漂亮女人一样，将眼里的平静传递给你，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

过。她用一种夸张的兴致勃勃说着一些毫无意思的事，可没坚持多久就现出了忧郁的原形。她有一张狭长古典的面孔，一脸迷茫、焦灼、似是而非且暗含欲望的表情令人感到错综复杂。可只要她露齿一笑，便会满面春风扫荡一切。

我不知道，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她那表情是变得更真实了呢还是虚假了？这使我想起两年前，她在成都那个服装节上，她没法掩饰的落寞和失意。

1

可是在服装节的B场开幕之前，他们发现唐结不见了。

辛作却不顾他大哥黄辛木的阻拦，决心扮女装正式登台表演一回。在更衣室里，他一脸凛然地对脸色铁青的辛木宣布，这是他个人的事，爹妈都管不着，何况老兄你？他带着一丝挑衅神情说，他要是早生几十年，就去唱戏，翘起兰花指儿唱旦角儿。那时，辛作已经浓妆艳抹，穿好《蓝色系列》中最抢眼的那套压轴装，坐在更衣室角落里，因兴奋而浑身颤抖。他带着一种绝望的神情对我说：“就算我是同性恋者，那又怎样？”

我碰碰大口抽烟的辛木，说没看见唐结。他恶

声恶气说：“你管她栽到哪去了！这个×婆娘，怂恿辛作为她表演，她欠操呀？”

穿过人群，绕了几个圈，在锦城艺术宫华丽的大门前，我终于看见唐结裹着那件宽大的浅灰呢大衣，孤零零地站在人行道上。辛木下午把剩下的海报一溜全贴在长长的广告栏里，七张海报向路人展示着同样的内容：

B场：重庆金顶针服装表演队

设计人：唐结

而这个设计人，这个被暴怒的辛木骂作“×婆娘”的人，却一脸惊讶地顺着海报一张张读着。她的脸凑得那么近，身体不住地抖着，像个神经错乱的狂郁患者，似乎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幻影。

早上，在望江饭店庭院的花圃前，唐结在一片迷茫的晨雾中对我说：“大红大绿的服装节，已经把成都春天的亢奋发泄够了，剩下最后一个节目该是颁奖仪式啦。”在城市灰白的天空下，饥饿的市声开始吞噬早晨的宁静。她那笑里的焦虑让人明显感觉到她的紧张。那是她打算做赢家想要抓住那50万投资所生出的紧张。我一向认为，一个要得太多的女人会逐渐变得乏味。而我对她的关注多少有点复杂：我对她既充满同情，却又有些希望她滑向乏味，失掉她特有的韵致。不过，这一次，

我相信凭她的实力，应该是稳操胜券的。

出人意料的是，一等奖并未发给行家看好、赢得掌声最多的重庆金顶针服装表演队。当台下一片哗然的时候，重庆三家表演队的人几乎同时起立。他们发出尖利的嘘声，踢打着座椅，大喊大叫着说评委全是杂痞。一片混乱中，我看见辛木顶着一头乱发，举着个脏兮兮的、淌着墨汁的纸板从后台窜出来，叉开双腿往台前一站，就不动了。

辛木的眼镜在灯下反着白光，像两个空洞。他的神情严肃，一副单刀赴会打算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在那群嘻笑的看客和怒骂的重庆崽儿中，显得有些滑稽。

唐结溜到观众席最后一排坐下，喘了口气，觉得头昏脑胀。颁奖台上，那些怒放的鲜花在她看来就像一堆堆杂色拼盘玩艺儿。这个城市用一个喧闹的服装节来宣泄它春天的骚动和多情，真是太张狂了。前面，三友服装公司和百利服装公司的人气急败坏，他们把重庆人那种被火锅浓汤浸得火爆爆的噪音，砸向声调柔和镇定自若的评委们。那些焦干的声音却仿佛都被成都湿漉漉的空气反弹回来，越过无数排空椅打在她脸上，让她感到疼痛不已。辛木站在台前举着的那个大纸牌，上面写着斗大二字：

抗议。

刚才，唐结发现辛木冲出去时，想阻拦已经晚了。她感到气恼且羞愧——这家伙太不识时务太任性了！在溜出乱糟糟的后台时，她听见有人说他是“宝器”。唐结猛地觉得恶气攻心，只想反手在那人脸上留下几道指甲印。但她却攥紧十指跑掉了。

裹紧大衣，仍觉得冷。不知从何而来的风，像一把利器被一只无形的手握着，挥来挥去，把剧场中残余的暖意割得七零八落。降下的大幕已经停止晃动，仿佛从来就没拉开过。她有些恍惚，难道折腾了近半年，就以前面那个无聊的闹剧收场了？

辛木的确当不好她的领队，此话不幸被三友公司的老板周京平言中。那天在排练场，黄辛木对着打灯光的人又喊又叫，弄得满头是汗。周京平却在一旁冷着声音说：“领队嘛，相当于经纪人哦！”他那双温和的、母牛一样淳朴忧郁的大眼睛此刻像是发烧一样，异常地灼人。他打了个响亮的喷嚏，退后一步：“你那个领队，做起一副吃不完要不完的样子，来不来就吼人家灯光没层次。他嫌周某租的排练场不好？嫌人家灯光是‘Y’角儿？跟你讲，有大白光都不错。不是我周某，哼，你们连电筒光都怕是捞不上哩！”

那时唐结正拿着麦克风，指挥台上的模特儿。她用她的七套表演服装与三友公司交换来的三个

模特儿小姐不听调遣，已弄得她火冒三丈，周京平这番话，呛得她差点背过气去。那天她问我：“这个平日礼貌待人的家伙，此刻为啥突然龇牙咧嘴连那粒虫蛀的犬齿都露出来了？”我答不上来，她就转身走了。接着，周京平的副手，那个一脸雀斑、绰号核桃的人又冷言冷语，说她如此精益求精，恐怕是在朝那个一等奖流口水哟！唐结终于忍不住，声音干燥地说：“我就不信，全国人民都跟你们这些宝器一样，眼睛拿算盘子儿嵌的？”

由于成都实力雄厚的亚陆集团放出话来，说要和大赛的一等奖得主合作，投资 50 万元，开办服装公司。于是川内的大小服装设计师都蠢动起来，馋涎着那光灿灿的 50 万。我想唐结一定也被那 50 万诱惑弄得心神不宁焦躁不安，失去了一贯的持重。她指着核桃的尖鼻子说，凭她的本事，砍翻川内任何一个同行没问题。

然而，一等奖被一个成都女子捧走了。过了好久，辛木才垂头丧气对我说：“这个世道，谁砍翻谁，不一定单取决于他的刀是否真钢啊！”

颁奖时，亚陆集团总裁上台去很体面地和那个珠光宝气的获奖者拥抱，然后主持人宣布：本次大赛的一等奖得主将与亚陆集团合作，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珠联璧合！成都市将会诞生一个实力最强的服装企业，它提供的最新款式，将供全国各